

李歆  
著

至死不渝 上册

誰  
与  
为  
偶



中國華僑出版社

李歆  
著

李歆

李歆

# 谁与为偶

至死不渝上卷

中國華僑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谁与为偶:至死不渝:全2册 / 李歆著. —北京:  
中国华侨出版社, 2014.5  
ISBN 978-7-5113-4612-4

I. ①谁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言情小说-中国-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103638号

### ● 谁与为偶：至死不渝：全2册

---

著 者/李 歆

出 版 人/方 鸣

选题策划/刘连生

责任编辑/月 姝

封面设计/尚世视觉

版式设计/新兴工作室

经 销/新华书店

开 本/700mm×970mm 1/16 印张/36 字数/610千字

印 刷/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/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/ISBN 978-7-5113-4612-4

定 价/59.80元 (全2册)

---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大厦三层 邮编: 100028

法律顾问: 陈鹰律师事务所

发 行 部: (010) 82605959 传 真: (010) 82605930

网 址: [www.oveaschin.com](http://www.oveaschin.com)

E - mail: [oveaschin@sina.com](mailto:oveaschin@sina.com)

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谁  
与  
为  
偶

目 录  
Contents

至  
死  
不  
渝

- 第 一 章 谦谦君子 / 001
- 第 二 章 主母李佳 / 006
- 第 三 章 洗三度事 / 012
- 第 四 章 江南瘦马 / 018
- 第 五 章 有美重归 / 025
- 第 六 章 后院起屋 / 030
- 第 七 章 无心绝情 / 035
- 第 八 章 龃齬生祸 / 044
- 第 九 章 孟古姐姐 / 050
- 第 十 章 失子闻噩 / 056
- 第 十 一 章 病中管家 / 059
- 第 十 二 章 访客接踵 / 062
- 第 十 三 章 兄弟阋墙 / 072
- 第 十 四 章 慧极必伤 / 077
- 第 十 五 章 六年之后 / 087
- 第 十 六 章 二子三女 / 092

谁  
与  
为  
偶

目 录  
Contents



- 第十七章 说亲喜忧 / 098
- 第十八章 侍婢格格 / 102
- 第十九章 姊妹夜话 / 106
- 第二十章 年少初见 / 110
- 第二十一章 傻子表哥 / 116
- 第二十二章 同气连根 / 122
- 第二十三章 姐代妹嫁 / 127
- 第二十四章 八爷析户 / 133
- 第二十五章 孺子号慕 / 137
- 第二十六章 陪嫁成谜 / 144
- 第二十七章 狩猎意外 / 149
- 第二十八章 登门道歉 / 154
- 第二十九章 两三年间 / 160
- 第三十章 并蒂夭姝 / 168
- 第三十一章 有女初成 / 175
- 第三十二章 家暴风波 / 180
- 第三十三章 叶赫格格 / 188

- 第三十四章 乌拉逃妻 / 194
- 第三十五章 婚宴生变 / 200
- 第三十六章 夜半点将 / 206
- 第三十七章 心向往之 / 210
- 第三十八章 河东狮吼 / 214
- 第三十九章 失踪逃奴 / 220
- 第四十章 初征乌拉 / 225
- 第四十一章 生不逢时 / 230
- 第四十二章 恩威并施 / 237
- 第四十三章 兄弟争女 / 240
- 第四十四章 聆秘遇险 / 247
- 第四十五章 身陷囹圄 / 253
- 第四十六章 生不如死 / 259
- 第四十七章 脱困疑团 / 264
- 第四十八章 手刃亲子 / 270
- 第四十九章 初谋亲事 / 279
- 第五十章 婚前诊孕 / 283

## 第一章 谦谦君子

九月的气温已经很低，可汗水却仍是将她全身浸泡捂湿，那张惨白得毫无血色的脸上，五官紧皱在一起，她痛苦地五指紧攥，浑然不觉干裂的唇瓣已被自己咬得鲜血淋漓。

屋内门窗紧闭，浑浊的空气里透着一股血腥气，她躺在床上无力挣扎，一双失去焦距的眼透着垂暮的死气。

“大福晋……”

耳边，幽幽的，仿佛来自遥远的天际，有许多许多的声音，在一遍遍，一遍遍，重复着这三个字。

“大福晋<sup>①</sup>……”

这是……在喊她吗？

“大福晋！您醒醒！您醒醒啊！”

相距建州费阿拉城三四百里之遥的南关哈达城，此时正在经历一场人间地狱般的洗劫。城外飞矢如雨，城内火光冲天。

一辆颠簸的马车冲开混乱奔走的人群，在一片惨叫声中，往城外左摇右晃地飞驰而去。

马车过去方一盏茶，便有一队劲旅奔驰而来，为首骑在马上的是位年约

---

<sup>①</sup> 福晋：满语发音，亦译作福金，妻子的意思。家中诸多妻子中身份最为尊贵、主持中馈者为大福晋。

十六七岁的少年，盔甲披身，手持长弓，面露焦急之色。

少年目光扫处，早有细作从断壁残垣旁跳了出来，附耳轻语，伸手指向方才马车离开的方向。

“步兵留下，骑兵跟我追！”少年果断下令。

没多大工夫，一队骑兵追着马车的方向而去。

留下的步兵正要四下散开去城内趁势打劫财物，没提防身后跳出一个身量矮小的小兵，身背朱木巨弓，腰挎金桃皮鞘宝腾腰刀。那腰刀只比他身量短了尺许，挎于腰间，竟而奔走间时时拖曳及地。那小兵身量不足，动作却无比敏捷，扑上前来一把揪住方才那名细作。

细作唬得一跳，抬手欲打，身旁早有散兵惊呼：“八阿哥！”

细作定睛细看，方觉那小兵竟是个年方七八岁的孩童，待看清那张脸的长相，竟唬得呆了。

那孩子揪着他的衣襟，一脚踹上他的膝盖。细作腿一软，身子堪堪矮软，那孩子扬手朝着他的脸上就是啪啪两巴掌。

“说！我二哥去哪了？”孩子稚气未脱的脸上此刻明厉狰狞至极，“刚才你说的那辆马车……是不是我表姐？”

“八……八阿哥。”明明只是个七岁大的小孩子，可面对他的气势，细作却软了腿。他一屁股坐倒在地上，不及去细想原因，只把这一切归结于刚才膝盖上被踢中的那一脚。

是的，他不是被一个小孩子吓倒了，只是腿疼才脚软了而已。

应该是这样。

“说话！”苍啷一声，竟是那腰刀脱鞘尺许，明晃晃的刀刃冰凉地抵在了自己的喉间。

“八……是，是，是……刚才二阿哥追的，是……叶赫的那位格、格格，布喜娅玛拉格格……”

衣襟松开了，窒息感离去，他长长地舒了口气。等回过神，发现八阿哥已经不在了，身旁有散兵拍着他的肩笑问：“要兄弟搀你一把吗？”

他恼怒地甩开那手，从地上一跃而起。

“兄弟别生气，跟你打听件事。”

“哼。”

“你刚才说的布喜娅玛拉格格，是否就是叶赫部的那位女真第一美女？”



细碎的呻吟声从她喉咙里嘶哑地逸出。

跪伏在她劈开的双腿之间的仆妇用力挤压着她那隆起的肚子，嘴里不停地喊：“拿人参来！拿人参来！”

一旁伺候的丫头急忙从炕头的柜子里翻出事先准备好的人参片，因为太过紧张，她拿着参片的手直抖，怎么都塞不到大福晋的嘴里去。

“撬开福晋的嘴，塞进去，快！”

“大福晋，您快醒来吧……”小丫头急得直哭，边哭边抖着手将参片硬塞进主子的齿缝里。

哈达城外的苍莽森林中，一辆马车停在杂乱的灌木丛中，车轴卡着根臂粗的树枝，以至于车身微倾，拉车的马焦躁地喷着响鼻，套着嚼子的马嘴里不停地泛出白沫。

代善小心翼翼地将布喜娅玛拉从车厢上抱了下来，车身重心不稳，摇晃了两下，车轴嘎嘎地发出刺耳的断裂声。

夜色浓重，二十多名兵卒高举着火把，背向马车，默默无声地将马车围成一个圈。

“回二阿哥！前方有消息来报，淑勒贝勒已带兵攻入哈达城……”一名亲兵跪倒在圈外，头压得很低，回禀的声音却拔得极高。

代善沉默，作为先锋的他比他阿玛<sup>①</sup>更早一步入城，只是……

“东哥——东哥——”一声声焦急的呼喊伴随着凌乱的马蹄声很快冲破人墙，闯入圈子。

代善的眉头蹙起，眉心轻拧。

皇太极小小的个子伏在马背上，显得分外弱小。但他人小骑术却不弱，在连人带马冲到马车跟前时，突然勒缰，马匹刚刚停步，他便已从马背上跃身而下。

“东哥——”他完全无视代善的存在，一个箭步冲向布喜娅玛拉，双手搭上她的肩膀，左右上下不住地打量，“你没事……太好了！太好了！”

“皇太极？”代善怀中的女子仰起头，露出一张绝色容颜，在看清楚皇太极的身影后，突然面色大变，“你——做了什么？你疯啦，你才多大……你知

<sup>①</sup> 阿玛：满语发音，爸爸的意思。

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？”似是觉得一腔怒火无从发泄，更是扭头对代善怒道，“谁允许他上战场的？谁允许的……谁允许的……”

她的叫声一声比一声高，一声比一声哑。

“谁允许的……你们居然让一个七岁的孩子上阵杀敌……真是疯了……”

代善继续沉默，任由她哭闹怒骂，只是不语，微微扬起的嘴角却因为胸口的伤痛牵扯得有些颤抖。

伤在胸口，厚重的甲冑没能挡住锋利的一刀，他胸前被割裂了一道二三十公分的口子，没有来得及包扎的伤口被血块凝结，刚才她不停哭诉挣扎的时候又碰裂了。

“疼不疼？疼不疼？”她哽咽着，手足无措地抚摸着他的胸口。

代善微微一缩，屏息片刻后笑道：“不疼。”见她哭得不能自抑，不由心喜，忍不住握起那双柔荑，轻吻那如玉葱般的娇嫩手指，“有你为我流泪，死也值得。”

“嘁！”冷不防耳边钻入一声不屑的嗤鼻。

她正犹自伤心哭着，并没有听见这声嘲讽，代善却是扭头冷眼扫向出声者。

皇太极毫不畏惧地回瞪自己的二哥，小嘴微噘，一副孩童任性闹脾气的模样。

代善知他虽是布喜娅玛拉的表弟，却是自打出生起便由她一手抚养照顾，情分比母子还深。平时最喜腻在她身边，最不喜她身旁有其他兄弟姐妹分薄情分。小八没有同母兄弟姐妹，是以对这个表姐看得极重。

思及此，代善不由得放软了脸色，冲弟弟和煦一笑。

皇太极张嘴欲言，眼角瞥到仍在伤心哭泣中的表姐，嘴唇动了动，终是没出声。

许是折腾得累了，布喜娅玛拉没哭多久便沉沉睡去，代善命人将卡住车轴的树枝搬离，简单地将马车整修了一番后，将怀中的女子轻轻地安放回车厢内。

万籁俱静，唯有松脂在燃烧时时而发出轻微的噼啪声，代善望着那梦中还在流泪的睡颜，忍不住伸出手想拭去她眼角的泪痕。

手微动，胳膊已被一股大力拉开。

皇太极拽着代善的胳膊，小脸微扬，声音压得极低：“二哥……”他嘴角上翘，脸上带着笑容，神情看似亲昵，可代善瞧着心里却直起毛。

代善挑了挑眉，用眼神询问。

“二哥，你来。”皇太极笑咪咪地招手示意。

代善离开车厢，跟在皇太极身后走了十余步。

皇太极突然转身，脸上笑容愈发灿烂，一脸天真无邪，语带兴奋地说：“二哥，二嫂快生了吧？你说，等咱们回到费阿拉，我是不是就可以见到小侄子了？”

代善心里一个咯噔，身体反射性地扭头去看马车。马车安安静静的，昏暗中，耳畔仿佛还能听见那令人心醉的安眠呼吸。

代善心下略安，回头望向皇太极，目光略带凌厉和狐疑。

皇太极仍是一副烂漫的笑容，看不出丝毫不妥。代善深吸了口气，感觉已麻木的伤口又隐隐抽痛起来。

“二哥，你和二嫂商量过给孩子取什么名没？”

代善神情恍惚，视线逐渐迷离……

孩子，什么孩子？

皇太极清脆的笑声在寂静的黑夜里格外明亮，宛若即将迸射灼人的朝阳：“二哥，若生的是个小阿哥，取名叫岳托怎么样？这个名字是我最喜欢的，我都想好了，等我将来有了儿子，就叫岳托……”

岳托……岳托？

岳托是谁？

代善微恍，身子一个趔趄险些摔倒，伸手扶住一棵大树，勉强稳住身形站直。失血过多的脸上惨白一片，在火光的映照下显得分外凄厉。他的容貌本生得儒雅温柔，如今这般样子，竟像似从阎罗殿里刚刚爬出来的厉鬼般狰狞。

那些不愿意去想的人，不愿去触及的事，纷纷扰扰地在那清脆的细语声中被一一翻涌出来。

喉里一阵腥气上涌，他胸口一阵剧痛，面色中已泛出青色。

“二哥……”

代善微侧身子，借着树影避光，手背蹭过唇角，不着痕迹地将血迹擦去。

“二哥！”衣角微拽，代善低头，发现皇太极已绕到他身前，仰起的小脸上流露出惧怕之意，“阿玛若是知道我偷偷跟来了哈达，会不会很生气？”

代善胸口憋闷，气息滞碍，一时说不出话来，只是将手放在他头顶，轻轻摩挲，微笑摇头。

“可是……我知道阿玛最是疼我，若我能立功，阿玛肯定不怒反喜，可是……二哥。”他露出一脸的畏惧，环顾四周，声音再度压的很低，脚尖踮起，凑到代善

胸前低语，“阿玛进了城，发现我们没在城里可怎么办？”

代善胸口一震，喉底的血腥气再也压制不住，噗地满口血呕喷而出。

## 第二章 主母李佳

室内的血腥气仍未散去，门窗依旧紧闭着不透一丝风，苏宜尔哈蹑手蹑脚地靠近床边，手刚触及床幔，床内闷闷地传来一声咳嗽。

“福晋醒着呢？”苏宜尔哈撩开帐幔，床上被褥盖的严严实实，躺着的那名女子年纪不过十三四岁，容貌清秀，只是刚刚生产完整个人都显得气息恹恹，额际发丛间满是汗水。

“小阿哥呢？”

“奶嬷子抱着，才吃了第一口奶呢。福晋快放宽心，小阿哥很好，老嬷嬷<sup>①</sup>们都说了，您这是第一胎才生的艰难些，并不算什么，以后养好身子，生二胎时就轻松多了。”

李佳氏长长地松了口气，眼睛发涩，眼角不自觉地滴下泪来。

“福晋快别这样了。”苏宜尔哈赶紧用帕子替主子擦去眼泪，“您还在坐月子呢，何苦作践自己的身子？”

“爷……哈达，可有消息？”

“福晋您赶紧放宽了心吧，内栅大福晋才派人送了洗三的贺礼来，说我们小阿哥呀，是个顶顶带福的福星。寅时小阿哥降生，哈达城破，如今剿杀了哈达首领，已是大获全胜了。”

李佳氏苍白的脸上不禁露出笑容：“那就好，那就好……二爷他，可还好？”

苏宜尔哈眨了眨眼：“福晋您是觉得奴才人微言轻，所以总不把奴才的话听进去对吧？要真是如此，您不如打发奴才回巴晏<sup>②</sup>老爷家去。”

李佳氏忍笑：“你这张嘴……”

“福晋您就先顾着您自个儿吧，二爷在外头……哼，好着呢。”

“苏宜尔哈！”李佳氏拉下了脸。

① 嬷嬷：也写作妈妈，满语发音，祖母、父之母辈、老姬的意思。

② 巴晏：满语发音，译作富翁、富人。

苏宜尔哈撇嘴：“是，奴才知错了。”

“这不是……原先的家里头，你怎么……咳咳，屡教不听呢。”

“怕什么，这屋里屋外不都是福晋的人，二爷……二爷才不管宅院里的事。”

“二爷脾性好，你也不能太欺他，他毕竟是主子，是爷。”

“我欺他？”苏宜尔哈跳了起来，“福晋，太好欺的那个人是您才对吧？”

“好了，好了……我累了。”

苏宜尔哈抿紧了嘴，表情倔强，满脸愤愤之色，最终却仍是顾念着主子生产后体虚：“您睡会儿，奴才去厨房瞅瞅。”

安顿好李佳氏后，苏宜尔哈叫来两个小丫头留在暖阁里伺候，便出了正屋暖阁。厨房就搭建在大屋正门的入口，正对着大门的两口大灶上正炖着食物，热气腾腾地直往上冒水汽。

烧火的婆子见了苏宜尔哈，急忙站起来行礼。苏宜尔哈摆摆手，看了下灶上的火候，便出了大屋。屋内热气腾腾，屋外的气温明显冷了许多，好在尚未下雪，不是很冻。

她站在廊庑下望着庭院发了会儿呆，少时便见府里一个尚未留头的小丫头，领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仆妇进了二门，正往正屋快步走来。

苏宜尔哈虽不认得来人是谁，却马上摆出笑脸来，热情地迎了上去。

两人执手，互相见了礼，那仆妇笑道：“我是大阿哥府上的奴才，我们福晋知道二阿哥添了小阿哥，大喜了，特意让我送洗三礼。”顿了顿，轻声问，“你们福晋身体可好？听说生产时不太顺当？”

苏宜尔哈一愣，转瞬笑道：“没有的事，就是小阿哥挑的时辰好，这大半夜的大伙儿都在睡觉呢，他偏闹着要出来，可不就动静大了嘛。”

那仆妇闻言也不由笑了。

苏宜尔哈是李佳氏的陪嫁丫头，在这个家里除了主母外，她也算得上是说得上话、最得脸的奴才。两人互相一寒暄答话，苏宜尔哈发现那仆妇的身份也不低，竟是大阿哥福晋的陪嫁丫头，现在成了府里的苏拉格格<sup>①</sup>。

苏宜尔哈客客气气地将那仆妇请到明间炕上小坐，那仆妇眼尖，进门就发现明间堆着一大摞未来得及解封的礼物，其中最显眼的是一架崭新的漆成红色的悠车。

<sup>①</sup> 苏拉格格：满语发音，汉译也写作“闲散妇人”，即与家中男主人发生性关系的仆妇，只是名分尚在通房丫头之下。

“这是李佳巴晏家送的贺礼吧。你们福晋真是好福气……”

建州的首领淑勒贝勒姓爱新觉罗，名努尔哈赤，正值不惑之年，家中大大小小的妻妾已给他生了十一位阿哥。女真习俗，长子析居，幼子守户，可那都是寻常人家的做法，爱新觉罗家如今的奴隶和财产已经不是普通巴晏家能够比拟的。

十一位阿哥中，五个是嫡出，分别出自三位福晋的肚子。最小的十阿哥德格类是如今当家的大福晋萨济富察袞代所生。

袞代人很能干，运气更是不错，进门时元福晋佟佳哈哈纳扎青已经去世了，只留下嫡出的长女、长子和次子——那两位爷正是如今的大阿哥褚英和二阿哥代善——袞代进门后自然而然便成为大福晋，主持中馈，颇有旺夫之相，努尔哈赤当年被阿玛和继母分家出来几乎没得到什么财产，之后凭着玛法<sup>①</sup>和阿玛所遗留的十三副旧铠甲，经过十余年的征战，竟而占领的地盘，掠夺的奴隶，所获家产越来越庞大。

继袞代之后，努尔哈赤虽有小福晋<sup>②</sup>、苏拉格格无数，但正儿八经娶进门的福晋却只有两位，其中一位无子无宠，另一位则是扈伦女真四部中最强大的叶赫部首领的女儿，名叫孟古姐姐。孟古姐姐比袞代年轻，长得也好，性子温柔讨喜，努尔哈赤着实宠爱了好一阵，她生下的八阿哥皇太极自幼聪慧无比，努尔哈赤看待这个嫡子犹如自己的眼珠子似的。

只可惜，建州女真和扈伦叶赫女真这两个部落之间注定是相互抵触并存的，两者能为利益联姻结盟，也能为利益相悖而对立结仇。建州弱，叶赫强，自然姻亲和谐美好，但随着建州的逐步强大，叶赫对建州的忌惮也越来越深，时而伺机打压。叶赫有明国做靠山，就在皇太极出生的第二年，叶赫的首领布斋、那林布禄联合哈达首领孟格布禄，乌拉首领满泰的弟弟布占泰，辉发首领拜音达礼，珠舍哩首领裕楞额、讷殷部首领搜稳塞克什，嫩江蒙古科尔沁首领翁阿岱、莽古、明安，以及锡伯部，共计九个部族向建州发起了摧毁性的进攻。

那一战，努尔哈赤以少胜多，压倒性的胜利结束——叶赫的布斋被杀，布占泰被俘，珠舍哩、讷殷两部全灭，努尔哈赤由此统一了建州。但建州与叶赫之间的仇怨却也因此私底下扎了根，虽然明面上两部还互有往来，但事实上，也正是那一年之后，作为那林布禄的妹妹，叶赫那拉的格格，孟古姐姐渐

① 玛法：满语发音，祖父的意思。

② 小福晋：满语中妾室的意思。

渐失去了昔日的荣宠。

孟古姐姐虽然不得宠了，但她的娘家毕竟是叶赫。一个叶赫格格倒下去，十个叶赫格格送进来，住在关外的女真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，孟古姐姐有个堂侄女，生得貌美如花，倾国倾城，号称女真第一美女。孟古姐姐失了宠没关系，有这个美貌无人能及的堂侄女在，只要努尔哈赤回内栅，必是要往孟古姐姐屋里坐坐的。这事大福晋袞代虽然绝口不在外人跟前提起，但是整个费阿拉的贵族女眷就没有不清楚内情的。

一个女人嫁的好不好，一来是看夫家男人，二来是看自己娘家的家世够不够强。

大阿哥褚英今年十九岁，英勇善战，得了洪巴图鲁的美名，最得努尔哈赤倚重。努尔哈赤以后肯定还会有嫡幼子，在守户的幼子还远远未知的情况下，嫡长子却已然成长得如此优秀，得阿玛器重，得手下部众信服拥趸。褚英娶的是郭络罗常书的女儿，郭络罗氏是权贵之族，与褚英结亲后，褚英更得将士们之心。这门亲结的倒也算得门当户对，反观二阿哥代善，岳家不是权贵，李佳氏的阿玛达褚祐在建州只得了个巴晏之称，李佳家门第不显，虽不缺富贵，但身份上到底差了一大层。

建州人都说代善温软，不喜动武，幸而他是次子，褚英又是他一母同胞的亲哥哥。按理说这样两个兄弟本该兄弟和睦，相亲友爱，可事实却并非如此。

苏宜尔哈跟着李佳氏进了这个家门方知，代善和褚英之间彼此互有嫌隙，而兄弟不和的根本原因竟然是住在内栅的那位叶赫美女布喜娅玛拉。布喜娅玛拉与他兄弟俩可算得是青梅竹马，只是她是努尔哈赤向叶赫下了聘的女人，虽然不知道什么原因，这些年住在内栅却迟迟未行婚礼，但她的的确确算得上是两兄弟的长辈。女真虽有“父死娶其亲，兄亡娶其嫂”的转房之俗，可努尔哈赤正当壮年，他的两个儿子却在私底下肖想他的女人，这若是放到明面上来，不正是妄图弑父的逆子罪行吗？

苏宜尔哈正是知晓这个荒唐真相后，对自家的爷寒了心，要不是有李佳氏拦着，她早当面给代善难堪了。自家福晋那么好的一个女子，出得厅堂入得厨房，除了不识字，女红、管家哪样不是顶尖的？就算出身不是权贵，但好歹李佳家也差不到哪去了，主子的陪嫁可是郭络罗氏的五倍啊。抬嫁妆的那天，惊动了整个费阿拉，哪户人家不称羡不眼馋的？

他代善有什么？顶着个二阿哥的出身罢了，整日不思进取，说的好听点叫

淡泊名利，难听些的外头都有女眷私下笑话他是窝囊废，除了成亲分家时分得的几分财产外，别无他产，若不是李佳氏陪嫁多，又是个会打理的，这个家早寅吃卯粮成一空壳了。

代善软弱无能，不问家事，这个家基本都靠李佳氏一手打理，苏宜尔哈每日陪着李佳氏辛苦操持，对代善早是满腹怨念。主子那么好，为什么男人还不知足，无能却偏又好色，整日齷齪了心思，跟猫儿偷腥似的眼馋着外头那个不正经的女人。

大阿哥府上的那位苏拉格格跟她又闲聊了两句，便起身告辞了。苏宜尔哈也没惊动李佳氏，自行拿了主意从炕上的贺礼中挑了几块细棉布，并一篮子红皮鸡蛋，塞到对方手里算作回礼。

那仆妇颇为惊讶，连客套话都忘了说，傻乎乎地收了下来。她真没想到二阿哥府上竟能由一个丫头不经主人同意随意做主，也由此可见这个丫头是个得宠的。想起自家的爷和福晋，她的嘴角抽搐了下，低着头黯然，果然同人不同命，人比人得气死人。

苏宜尔哈热情地将人送至宅子的大门口，仆妇受宠若惊，带着回礼满心欢喜地走了。望着她走远的背影，苏宜尔哈敛了笑容，呸地朝地上啐了口唾沫，吩咐小丫头关上门。

回屋去灶上取了熬好的小米粥，稍稍放凉了，便端去了东厢暖阁。

李佳氏睡眠浅，门帘子一动，她便惊醒了，一身的冷汗黏糊在身上说不出的难受。

苏宜尔哈轻手轻脚地撩起床帐子，目光对上李佳氏睁得溜圆的大眼睛，不由得笑道：“福晋喝碗粥垫垫肚子再睡吧。”

李佳氏点了下头。

苏宜尔哈扶她稍许抬了上身，在她腰背后垫上靠枕，边喂她小口喝粥边将方才大阿哥福晋派人来送礼的事说了。

李佳氏只是专心喝粥，并没有答话。

苏宜尔哈却道：“大阿哥也真是，不管香的臭的都往床上拉，大阿哥福晋也不管管。”

李佳氏皱了眉：“胡吡什么呢？”

“我们爷跟大爷一比，倒显出一分好来了。”

李佳氏不耐道：“二爷为什么要跟人比？你这丫头越大越放肆了，要是等



爷回来你还这般没规矩，我这里是真容不下你了。”

苏宜尔哈却不当真，冲李佳氏嘻嘻一笑，放低了姿态道：“奴才知错了，福晋别生气。奴才还指望着给小阿哥当奶娘呢。”

李佳氏被她逗笑了，脱口道：“又满嘴没招没调了，你要当奶娘，你倒是先有奶呀？”

“那有什么，奴才出了这门立马去找个看得顺眼的小厮去，等福晋下回再生小阿哥小格格时，定能赶得上。”

李佳氏笑着拧她的嘴：“真是没脸没皮的。”她毕竟体虚，笑闹了一回，便有些接不上力，粥也只喝了一小半，便再也吃不下了。

苏宜尔哈怕她坐不住，又担心她胃里积了食，便跪在脚踏上，双手轻轻替她揉捏腰背。

“苏宜尔哈……”李佳氏半眯着眼，似沉沉欲睡。

“奴才在呢。”

“若是……我将你给爷……”

腰上的那手倏地缩离了。

“福晋您是跟奴才说笑呢，对吧？”

“苏宜尔哈……”

“我们爷不像大爷那般贪恋女色，府里除了福晋，便是他成亲前房里伺候的贴身丫头都是干干净净的。福晋，这是您的福气，爷在您怀身子的时候都没提出要纳妾，连那种收个女人在身边伺候的要求都没有，您何苦硬把自己逼得那么贤惠？您这般贤惠了，是要贤惠给谁看呀？”

苏宜尔哈愤愤不平，李佳氏听她喋喋不休地数落了半天，只是闭目不吭声。

苏宜尔哈看着李佳氏一脸的憔悴，越说越觉得委屈，心头一酸，眼泪簌簌直掉。

李佳氏长长地叹了口气，缓缓睁眼，眼神透着无法抹去的浓烈无奈：“你不明白……”

不明白……有些事已经不一样了，有些人，是不管她怎么挣扎怎么抵挡，都没办法阻止得了的。

与其那样，不如……

不如……

使自己贤惠起来，做一个称职的当家主母。